

怎样相遇,如何送别

——也说李叔同与许幻园

送别

安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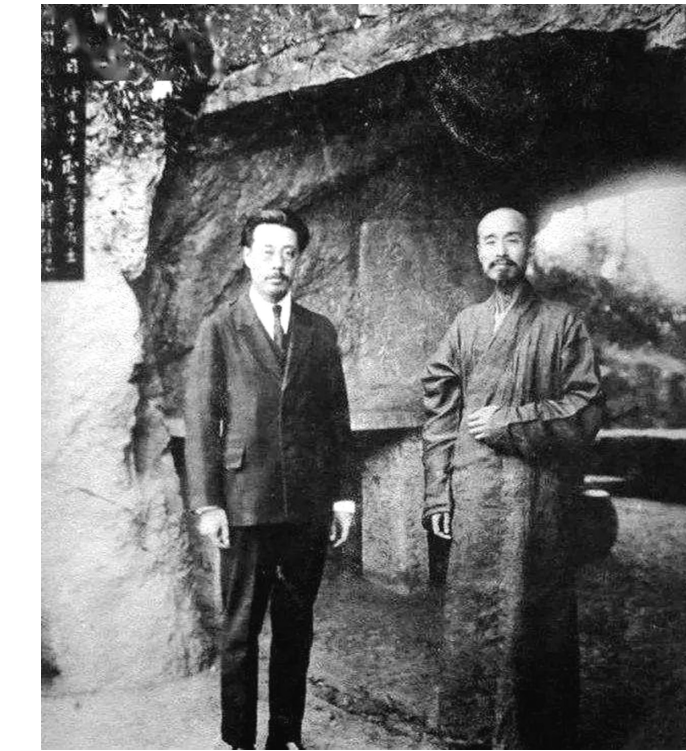
若有相遇,必得送别,若要送别,必先相遇。

李叔同于1914年冬季作《送别》,所别之人是许幻园,写这首送别之词时,距二人初相遇已过了十六年。十六年前,也即1898年,李叔同与许幻园相识于沪上城南文社,城南文社系由上海宝山的袁希濂于1897年秋组织发起,该文社旨在与诸同道切磋诗词文章技艺,也征文结识各方文士,活动地点为许幻园的城南草堂,其时活跃于该文社的除了袁西濂、许幻园,还有江湾儒医蔡小香、江阴张小楼等人。1898年李叔同去往上海,同年底以诗文相投于城南文社,结识了文社诸位同人,五人之间诗词酬唱往还众多,更以美誉“天涯五友”扬名沪上。

“天涯五友”中,许幻园与李叔同之间或尤有知交相遇的意味。许幻园时为上海新派诗文界的领袖人物之一,家境殷实,喜结交名流才士,因爱慕李叔同才华,1899年春,许幻园邀请李叔同全家住在自己的城南草堂,且将其住所题为“李庐”,所以李叔同此期自号为“李庐主人”,1901年所著《李庐诗钟》也以“李庐”为题。还附着一提的是,城南草堂当时还因藏有《复梦》《补梦》《后梦》《重梦》等八种续《红楼梦》而具“八红楼”之美称,这恐怕也能为城南草堂和“李庐”更添风雅。

1899年2月,居住在城南草堂的李叔同写了《二十自述诗》,该诗序文中即呈现其对感遇知交的感怀,序中有言:“江关庾信,花鸟徐陵。为溯前贤,益增惭恧!凡属知我,庶几谅予。”李叔同以先贤庾信、徐陵的相遇知交做对照,将其对许幻园等人的珍视之意溢于纸上,序文中所提及的庾信、徐陵不仅诗文齐名一时,并称“徐庾”,二人更是视对方为知己,庾信羁留北朝时,因思念远在南朝的徐陵而写下一首《寄徐陵》,其时乱世动荡不宁,二人南北遥遥相隔,不知相会何期,只能寄望于有生之年能再遇故交,于是写下如是诗句:“故人倘思我,及此平生时。莫待山阳路,空闻吹笛悲。”李叔同在《二十自述诗》序文中以庾信、徐陵视为先贤渴慕二人的知交情谊,又以自谦之语唯恐自己辜负知音,李叔同二十岁的时候即写下如此感怀知交相逢的诗文,然而孰能料到《寄徐陵》中所呈的知交相遇又零落之境,亦会在他和许幻园乃至天涯五友的际遇中一语成谶地重现呢?

城南文社以切磋诗词文章技艺为旨而创,作诗酬唱自是交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,天涯五友之间更是互相写诗赠诗,李叔同便为蔡小香和许幻园作过不少诗,蔡小香时为上海的知名妇科大夫,较之他人能更多接触女性病患,所以李叔同给蔡小香的赠诗也戏拟其题目为《戏赠蔡小香四绝》,诗中有其对病人的慕恋之句:“云髻蓬松粉薄施,看来西子捧心时。自从一病恹恹后,瘦了春山几道眉。”也写“愿



李叔同(右)与许幻园(资料图片)

将天上长生药,医尽人间短命花”。可见他们之间不仅有着彼此的知交之情,亦有相通的疗救众生之朴素心愿,相较李叔同写给蔡小香的诗,他写给许幻园夫妇的诗词又尤为丰富。

李叔同住在城南草堂“李庐”之初,有一首词即是写给许幻园的,名为《清平乐·赠许幻园》,全词如此:“城南小住,情适闲居赋。文采风流合倾慕,闭户著书自足。阳春常驻山家,金樽酒进胡麻。篱畔菊花未老,岭头又放梅花。”词中写尽城南草堂平素花开日落的万般景色,也写令人倾慕的文采风流,加诸美酒金樽,时序更迭中更有一番自足宁静,考量整首词所呈现的这些美景美物美境,应是李叔同与许幻园所“共享”的,李叔同所眼见所体会的是与许幻园所见所感俨然是一致的,而如此写赠诗定有深意,说到此,可以略微一提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一首诗,《庭中有奇树》所写的亦是友谊,亦有知音相遇之意,而尤为重要的是,两个人若要成为知己相交,必定能够共同懂得那庭中奇树的欣茂枝叶之美,所以才愿意折其蕤蕤枝条,踏上远道而去赠予远方的朋友,因为远方的朋友与“我”一样,知道这美好旺盛之物何其珍贵何其美好。反观李叔同写给许幻园的词,并未陈述其与许幻园同居一地的亲近相处,反而去铺陈城南草堂中二人能够共赏的诸多美景美物,这显然与《庭中有奇树》有相通之处,正是互相懂得,才愿意共赏、共感美物美景,也才能互为知交,正所谓“攀条折其荣,将以遗所思”。

李叔同携家眷住于“李庐”,家属之间自也有更亲近的交往,许幻园妻子宋贞宋梦仙即与李叔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近,李母以女视之,李叔同亦称梦仙为大姐,更值得一提的是,宋贞宋梦仙富有才华,善作诗文,能画能篆刻,与许幻园时称“沪上双

璧”,她曾为天涯五友写了《天涯五友图诗》,为李叔同写的一首如此:“李也文名大如斗,等身著作脍人口。酒酣诗思涌如泉,直把杜陵呼小友。”李叔同的狂放不羁、才华横溢脱然纸上,而李叔同亦有诗作应和宋贞,《和宋贞题城南草堂图原韵》即是和诗,从题目可见此诗亦是写于居住城南草堂时期,而和诗中除却呈现城南草堂的逍遥洒脱生活之外,也呈现众人相遇知交的心境:“门外风花各自春,空中楼阁画身中。而今得结烟霞客,休管人生幻与真。”李叔同赠予宋贞的诗中也同样不乏一语成谶的意味,其将众人以烟霞客自命,须知烟霞虽缭绕高远,但其行踪不定又极易消散,众人之间如幻如梦的相遇,也必定要各自消散天涯。

天涯五友大约是在1902年纷纷踏上自己的奔波之途的,一别经年,李叔同与许幻园再见已是1913年,而这一次匆匆一见专为了道别。1913年冬季,许幻园于一个大雪天造访李叔同,未及进屋小聚,许幻园便道他已破产,匆匆道别,之后踏雪离去,雪地空留足迹两行,李叔同久久伤怀,写下《送别》一词,其中有“晚风拂柳笛声残”以及“问君此去几时来,来时莫徘徊”等句,反观其在初识许幻园等人时所写的《二十自述诗》序文中所引庾信、徐陵的知交典故,《送别》与《寄徐陵》中对知交的惜别惦念俨然相通,互相映照。

几个月以后,也即1914年春季,李叔同又去城南草堂探寻旧址,此时草堂早已大半荒芜,这种荒凉之境被李叔同写进半年后给宋贞宋梦仙的题诗中,纵然曾经吟诗酬唱欢聚一堂,无奈红颜命薄,宋贞已于1902年6月病逝,卒年26岁,许幻园悲痛之极,以宋贞遗画遍求名人题咏,李叔同所作的《题梦仙花卉横幅》即是应许幻园之邀而为宋贞所题,该诗写于1914

年7月,此时宋贞已逝世十二年。李叔同在该诗前跋文中忆及宋贞生平,且再次回顾城南草堂众人欢聚一堂时的情形:“回忆曩日家庭之乐,唱和之雅,恍惚殆若隔世矣!”从众人酬唱一堂到为亡人题诗临幅,人生幻梦,哀婉凄绝,所以全诗也有必要录于此:“人生如梦耳,哀乐到心头。洒剩两行泪,吟成一夕秋。慈云渺天末,明月下南楼。寿世无长物,丹青片羽留。”以这首数十年后为宋贞所写的诗,对照曾经与宋贞的酬唱之作,其间的相遇离别,生死两隔,人生苦乐,悲伤惦念,更是一番难言滋味。

此后又过了十二年,1926年夏,已出家八年有余的弘一法师李叔同途径上海,再度寻访城南草堂,此时草堂早已易主,城南草堂不见许幻园,新主人舍宅为寺,更名为“超尘精舍”的昔日草堂里徒有许多和尚。李叔同在草堂附近辗转打听,在一所破旧房子里找到许幻园,一别十二年,二人一僧一病,聚谈时难免忆及当初的天涯五友,回忆起城南草堂与“李庐”时光,此次会面虽未留下诗作文章,但其间的复杂况味恐怕只有二人深知了。一年后的秋季,李叔同途径上海,住在丰子恺家,这次抵临上海也促成了昔日城南文社同人的最后一次相聚,只是此时蔡小香已去世,天涯五友只余“四友”,众人如此相逢,未尝不是印证十余年前《送别》一词中的“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。一瓢浊酒尽余欢,今宵别梦寒”。孰能料到,《送别》竟又如斯一语成谶地提前描述了众人的相聚离别呢?

在“天涯四友”最后一次相逢的两年后,在一所叫大王庙的寺中做居士的许幻园病重,临别之际依旧念及李叔同,并叮嘱儿女要如李叔同那样做事认真。在许幻园病逝两年后,李叔同又回上海,此次抵沪有寻访城南草堂已不可查,故人已逝,故园已荒,生命中的所有相遇已如前尘,也早已一次又一次地送别过,彼时一同遍赏欢喜繁荣,后又一道经历人生诸种苍凉枯谢,此时再回上海,定然还会念旧,只是再去寻草堂或者不寻,或已了无差别。



安静,甘肃陇西人,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。出版诗集《山河手记》,作品散见于《星星》《诗选刊》《华夏散文》《天津日报》《散文诗》《文汇报》等杂志、报刊。